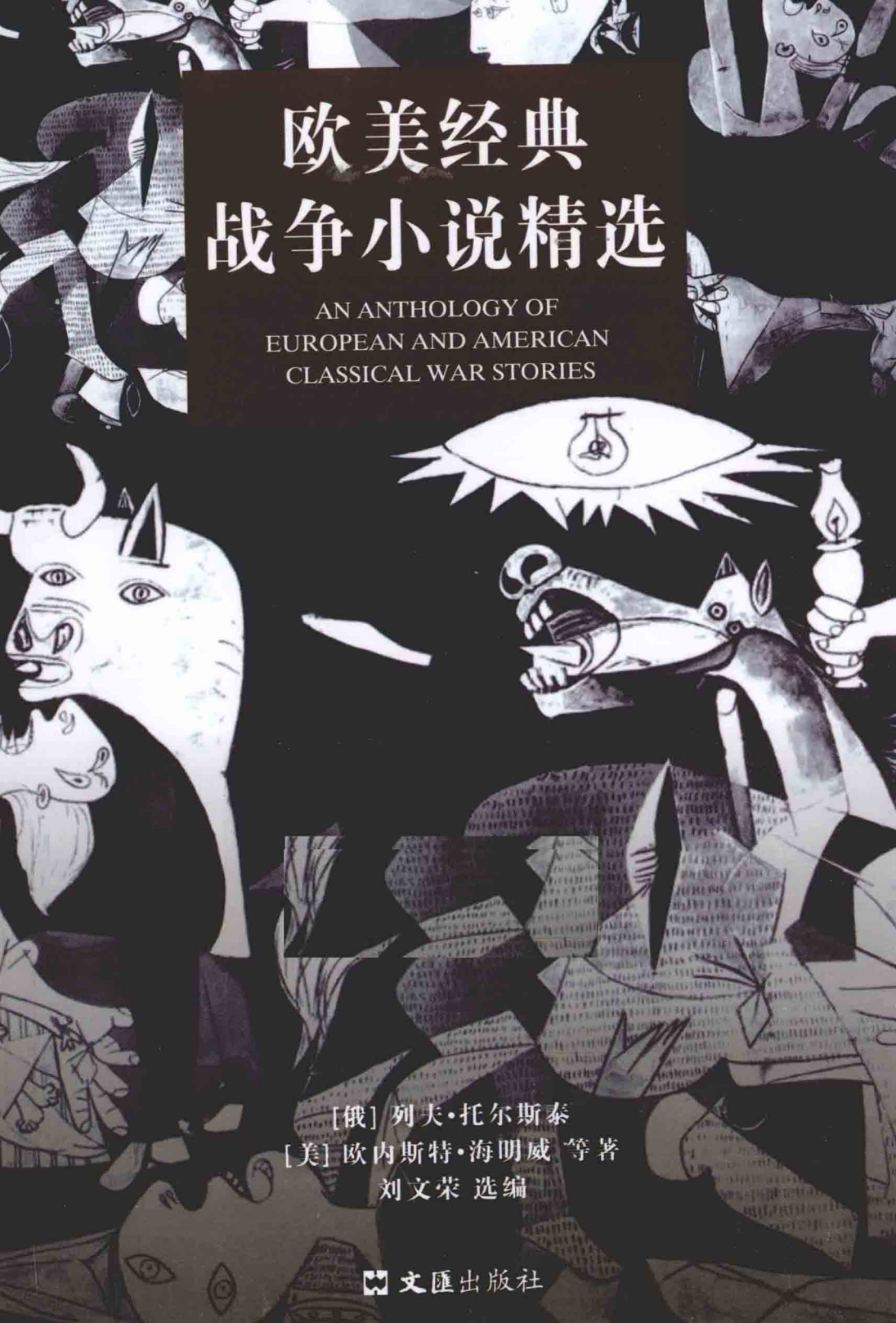




欧美经典 战争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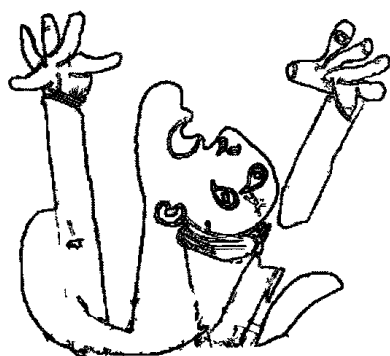
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LASSICAL WAR STORIES

[俄] 列夫·托尔斯泰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等著
刘文荣 选编

文匯出版社

欧美经典 战争小说精选

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LASSICAL WAR STORIES



[俄] 列夫·托尔斯泰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等著
刘文荣 选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经典战争小说精选 / 刘文荣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496-0194-3

I. ①欧… II. ①刘… III. ①战争文学—小说集—欧洲 ②战争文学—小说集—美洲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193 号

欧美经典战争小说精选

选 编 / 刘文荣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张 懿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40 千

印 张 / 10.75

印 数 / 1—5 000

ISBN 978-7-5496-0194-3

定 价 / 28.00 元

前 言

欧美战争小说浩如烟海，仅关于“二战”的小说大概就不下几千种，其他可想而知；也就是说，要想系统地谈论欧美战争小说，并非易事。所以，权衡之下，姑且把一些“断想”——也就是我对这类小说的理解和感想——当作本书的前言，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

—

战争小说，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战争的小说。但问题是，“关于”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战争小说？一部描写战争中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小说，譬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是战争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也许两者都是。但要作一准确判断，《永别了，武器》多半应算作战争小说，因为小说的第一主题是战争，而不是爱情——是战争毁了爱情。还有一些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故事虽和战争有关，但小说的主题——也就是小说所关注的——显然不是战争，而是其他；譬如，莫泊桑的《羊脂球》，讲的虽是普法战争中的故事，但其意图（也就是主题）却旨在于嘲讽人们的卑鄙和委琐，那就不是战争小说，而是讽喻小说。所以，关于战争的小说，要“关于”到小说主题的程度，才算是“战争小说”——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二

还有一个问题：有不少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战争小说呢，还是历史小说？这大概也是两可的。但严格地说，写历史上的战争，不是对战争的直接反应，而是一种间接的历史兴趣或哲学兴趣。所以，它们与其说是战争小说，不如说是历史小说或哲理小说更为合适。换句话说，我所理解的战争小说，不仅要以战争为主题，还要以当代战争（即作家在世时发生的、最好是作家亲历的战争）为题材；也就是说，写历史上的战争，或者写想象中的“未来战争”，我觉得都不是“纯正的”战争小说。

三

虽然欧美战争小说是18世纪以后的产物，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古老的史诗。欧洲各国的史诗，无论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纪》，还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夫》、德国的“日耳曼史诗”《尼贝龙根之歌》、法国的“高卢史诗”《罗兰之歌》、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和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都可称为“战争史诗”。还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如英国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法国的《诺曼的王公史》和德国的《帕尔齐伐尔》等，也可称为“战争传奇”。不过，欧美战争小说虽源于史诗和传奇，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最大的区别是：古代史诗和传奇大多是赞美战争的，即颂扬勇士的“无畏精神”和“英雄业绩”；欧美战争小说则相反，绝大多数是对战争的质疑、控诉和诅

咒，因而与其说是“战争小说”，不如说是“反战小说”。

四

虽然近代以来欧美战争频繁，其中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却没有一部欧美战争小说是因为颂扬了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勇武精神而被视为经典的。这是为什么？也许，这和欧美近现代战争的性质有关。按定义，战争就是人类使用武器以某种群体形式和某种规模进行的相互打斗，古今都一样。由于战争是以群体形式进行的，个人如果想拒绝战争，就得退出群体，但如果这个群体是国家或者民族，个人就无法退出；也就是说，发生在国家或民族间的战争，就是所谓的“全民战争”，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卷入其中，而近代以来，欧美人所经历的战争，大多就是这类战争——个人，众多的个人，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因而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场可怕的噩梦。然而，这样的噩梦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上没有不属于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个人。换句话说，要消灭战争，先要消灭民族、国家、党派等排他性群体形式，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这和欧美近现代文学的性质有关。近现代欧美文学越来越彰显个人情感，而非“国家意志”或“民族精神”；小说家通常都站在个人一边，表达个人对战争的感受，而对战争中的个人来说，不管他对战争的态度如何，个人生活总要受到战争的影响，或者说，战争总会带来不好的个人感受——即便是一个“战争狂”或“战斗英雄”，当亲人死于战争时，也不见得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吧？如果他还是一个人的话——所以，对战争，人们既觉得不可逃避，又觉得无法忍受。我想，近代以来，欧美人之所以一边在进行战争，一边又在诅咒战争，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作为国家“公民”，作为民族

一员，作为某党成员，人们认为战争是必须进行的，至少是必须接受的；但作为“个人”，作为父亲，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人们又觉得战争是可怕的、不可接受的。这是现代人固有的矛盾！

五

战争就是杀戮。对于一个群体中的人来说，杀死敌对群体中的人就是“胜利”，而本群体中的人被杀就是“失败”；但通常的情况是，既杀死了敌对群体中的人，本群体中的人也被杀，只是多少而已。也就是说，战争是群体间的杀人比赛；胜利或失败，是对群体而言的，对个人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你的儿子和敌人的儿子并不同质，是不可互换的：你的一个儿子被杀和敌人的十个儿子被杀，根本就是两回事；若以为敌人杀了你的一个儿子而你杀了敌人的十个儿子是“胜利”，那是一种来自商业的幻觉，好像战争变成了买卖。真相是：你的儿子被杀，无法补偿！因而，对个人来说，战争永远是失败的，不会有胜利。这是欧美经典战争小说的“经典主题”。

六

出自欧美经典小说家之手的战争小说，如本书所选，托尔斯泰的《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安德烈耶夫的《红笑》、左拉的《磨坊之役》、都德的《柏林之围》、莫泊桑的《菲菲小姐》、比尔斯的《空中骑士》、毛姆的《不屈的女人》和海明威的《桥边的老人》等，都是以超越于战争之上的态度来描写战争的；也就是说，其视野超越了诸如“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或“反侵略战争”之类的问题。尽管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所参与的大多不

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小说所关注的并不是战争的性质，而是战争本身，或者说，战争中的人与人性。因为在这些小说家看来，不管出自何种理由的战争，对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无一例外——即便是反侵略战争，也是出于无奈的应战，即便打赢了，也是令人悲哀的“胜利”，因为战争总是残酷的、血腥的、痛苦的，因为世上是本不应该有战争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欧美文学的“伟大传统”，那么在欧美经典战争小说中，这一传统表现得最为明显。

七

当然，欧美经典战争小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艺术作品，其艺术性类似于欧洲古典悲剧。譬如古希腊悲剧，其艺术效果，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于引起观众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恐惧与怜悯”，以此“净化”观众的心灵，使其获得一种心理平衡而安于平凡生活，因为人心总有不满足，总有奢望。读欧美经典战争小说同样能“净化”心灵。读者不仅会对战争中的个人命运感到“恐惧与怜悯”，从而抑制与生俱来的“攻击本能”，还会变得更加恬静而淡定，会因此而更加珍惜生活，热爱生命——尽管生活可能是平平淡淡的，但他会说：“我宁愿这样平平淡淡地活着，也不愿在战争中轰轰烈烈地死去！”如若人人这样说，如若人人都是“厌战派”，如若人人都不想当“英雄”，如若人人都“贪生怕死”，那么战争就不会有了，个人也就不会蒙受那种不幸了——但愿世上的人对战争多一份恐惧，对个人的不幸多一份怜悯！

刘文荣

2011年3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袭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1
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俄〕 列夫·托尔斯泰 29
红笑.....	〔俄〕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 98
夺堡记.....	〔法〕 普罗斯佩·梅里美 173
磨坊之役.....	〔法〕 埃米尔·左拉 180
柏林之围.....	〔法〕 阿尔封斯·都德 214
菲菲小姐.....	〔法〕 居伊·德·莫泊桑 223
米龙老爹.....	〔法〕 居伊·德·莫泊桑 239
空中骑士.....	〔美〕 安布罗斯·比尔斯 247
两个未婚妻.....	〔匈牙利〕 约卡伊·莫尔 255
不屈的女人.....	〔英〕 W.S.毛姆 284
桥边的老人.....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316
战争.....	〔意大利〕 路易吉·皮兰德娄 320

袭 击

(一个志愿兵^①的故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 曾参加高加索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 主要作品有三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本篇是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 背景是高加索战争, 即俄军镇压高加索山民的叛乱。小说中的“我”是个年轻的志愿兵, 他满怀英雄主义的理想期待着战斗的到来。但是, 当他第一次参加“袭击”后, 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便破灭了——原来, 战争一点也不美好, 而是那么残忍、那么野蛮、那么肮脏、那么痛苦……他这才明白, 为什么将军喜欢战争, 而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和军官——尽管他们很勇敢——却并不喜欢战争(最典型的就是赫洛波夫大尉); 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这又使他很困惑: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有战争? 为什么人不能像大自然那样安祥、宁静? ——小说中对高加索自然景物的大段描写, 用意就在这里。

① 即当时不领军饷自愿到部队服务的人, 大多为年轻贵族。托尔斯泰曾在高加索当过这样的志愿兵。

七月十二日，赫洛波夫大尉佩着肩章，带着马刀（自从我来到高加索以后还没见过他这样的装束），走进我那座泥屋子的矮门。

“我是从上校那儿来的，”他用这话来回答我疑问的目光，“我们的营明天要开拔了。”

“到哪儿去？”我问。

“到某地去。部队奉命在那边集合。”

“到了那边怕还有什么行动吧？”

“大概会有的。”

“向哪方面行动呢？您想会怎么样？”

“有什么可想的？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就是了。昨天夜里有个鞑靼人骑马送来将军的命令，要我们的营出发，还得随身带两天干粮。至于上哪儿去，干什么去，去多久，那些个事啊，老弟，谁也没问。命令你去，去就是了。”

“不过，要是只带两天干粮，那么部队也不会多待的。”

“哦，那倒不一定……”

“这怎么会？”我摸不着头脑了。

“这有什么稀奇！上次去达尔果，带了一星期干粮，结果待了差不多有一个月！”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停了一下问。

“要去当然也行，可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这个险呢？”

“不，对不起，我不能听从您的忠告。我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月，就是希望能有机会亲眼看看打仗，您却要我放弃这个机会。”

“哦，那您就去吧。不过，依我看，您还是留在这儿的好。您不妨打打猎，在这儿等我们，我们去我们的。这样挺不错！”他的语气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至我开头一会儿也觉得这样确实挺不错，但接着我又坚决表示不愿留在这地方。

“您去那边有什么可看的？”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是不是想知道仗有哪些个打法？那您可以读一读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①的《战争素描》。这是本好书，什么军团摆在什么地位，仗怎样打法，里面都写得详详细细。”

“不，这些事我倒不感兴趣。”我回答说。

“那么，您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您是不是光想看看人怎样杀人？……对了，一八三二年那年，这儿也来了一个不在役的人，大概是个西班牙人吧。他披了一件蓝色斗篷，跟着我们经历了两场战役……这好样的到头来可送了命。老弟，在这儿谁也不会把您放在眼里的。”

大尉这样误解我的动机，虽然使我感到委屈，我却不想分辩。

“他怎么样，勇敢吗？”我问。

“只有天晓得。他老是骑马跑在前头，哪儿交锋，他就赶到哪儿。”

“这样说来，他挺勇敢？”我说。

“不，人家不要你去，而你闯了去，这算不上勇敢……”

“那么，依您说，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吗？勇敢吗？”大尉重复说，现出困惑的神色，似乎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这就是勇敢。”他想了想说。

^① 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史家。

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大尉的定义虽然笼统，不太明确，他们两人的基本观念倒并不如字面上那样分歧，甚至可以说，大尉的定义比那位希腊哲学家的定义更加恰当，因为大尉要是能像柏拉图那样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准会这样说：“该怕的怕，不该怕的不怕，这就是勇敢。”

我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尉。

我就说：“我认为，每逢危险关头，人人都得作一番选择：受责任感影响的选择，就是勇敢；受卑劣感情支配的选择，就是怯懦。因此，一个人出于虚荣、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能算勇敢；反过来，一个人出于正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不能算怯懦。”

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尉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气瞧着我。

“哦，那我可没办法向您证明了，”他一边装烟斗，一边说，“我们这儿有个士官生，挺喜欢发表高论。您可以跟他去谈谈。他还会做诗哩。”

我是在高加索认识大尉的，但还在俄罗斯本土就知道他这个人了。他的母亲，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赫洛波娃，是个小地主。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庄园只有四里地。我动身来高加索之前去访问过她。老太太听说我将见到她的小保尔（她就这样称呼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大尉的），可以把她的生活情况告诉他（好像“一封活的信”），还可以替她带一小包东西去，高兴极了。她请我吃了美味的大馅饼和熏鹅之后，走进卧室，拿出一只用黑丝带吊着的黑色护身大香袋来。

“喏，这是庇护我们的火烧不坏的荆棘^①圣母，”她说划了个

① 据《圣经》所载，耶和华的使者在火烧不坏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

十字，吻吻圣母像，这才把它放在我的手里，说，“先生，麻烦您带去给他。您瞧，那年他去‘高高索’，我做过祷告，还许了愿：他要是平安无事，我就把这个圣母像给他。哦，十八年来圣母和圣徒们一直保佑他：他没有负过一次伤，可是什么样的仗他没有打过啊！……听听那个跟他一块儿出去的米哈依洛所讲的情景，可把人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说实话，他那些个事我都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我这个宝贝儿子啊，自己写信从来不提打仗的事，他这是唯恐把我吓坏呢。”

（到了高加索之后，我才知道，大尉负过四次重伤，但也不是从他本人嘴里知道的，他也确实从没把负伤、打仗那些事告诉过他母亲。）

“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吧，”她继续说，“我拿这个为他祝福。但愿至高无上的圣母保佑他！特别在上阵打仗的时候，您叫他一定得挂上。亲爱的先生，您就对他说：是你母亲要你挂上的。”

我答应一定完成她的委托。

“我相信您准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小保尔的，”老妇人继续说，“他心眼儿实在好！说实话，他没有一年不寄钱给我。对安娜，我的女儿，也帮了不少忙。可他这些钱全部是从自己的军饷里节省出来的！我这一辈子都感激上帝，为了他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孩子。”她含着眼泪把话说完了。

“他常常有信给你吗？”我问。

“难得有，先生，大约一年一封，只有寄钱来的时候才写几句，平时是不写的。他说：‘妈妈，要是我不写信给您，那就是我平安无事；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也会写信给您的。’”

当我把他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时（在我的屋子里），他问我要了一张纸，仔细把它包好，收藏起来。我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他不作声。等我讲完了，他走到屋角里，不知怎的在那

里装了好半天烟斗。

“是的，她老人家实在好，”他在屋角里说，声音有点发哑，“不知道老天爷还能不能让我再见到她呢。”

从这两句简单的话里流露出无限挚情和悲哀。

“您来这里服务是为了什么？”我问。

“一个人总得服务啊，”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何况对我们穷人来说，双薪也很有点儿用处。”

大尉生活俭朴，不打牌，难得喝酒，抽的是便宜烟草（不知怎的他把它称为“家乡土烟”）。我早就喜欢大尉了：他生有一张朴实大方的俄罗斯型的脸，看上去使人觉得舒服愉快；而在这次谈话之后，我更对他产生了衷心的敬意。

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大尉来约我一起出发。他身上穿着一件没有肩章的破旧上衣，一条宽大的高加索式长裤，头上戴着一顶卷曲发黄的白羊皮帽，肩上挂着一把蹩脚的亚洲式军刀。他骑的小白马垂下头，慢慢地溜着蹄，不停地摆动瘦小的尾巴。这位善良的大尉，外表并不威武，也不漂亮，可是他面对周围的一切那样镇定沉着，使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一分钟也不让他等待，就骑上马跟他跑出要塞的大门。

队伍在我们前面大约四百米外的地方，望过去黑压压的一大片，连绵不断，摇摇晃晃。显然，这是步兵，因为可以望见他们的刺刀，密密麻麻地好像一排排长针，偶尔还可以听到兵士们的歌声、鼓声，以及“六连”里优美的男高音与和声——他们的合唱在要塞里就常常使我神往。道路穿过一座又深又宽的峡谷，旁边有一

条小河，河水这时正好泛滥。野鸽子成群地在河上盘旋，一会儿落在石岸上，一会儿在空中急急地兜了几圈，又飞得无影无踪了。太阳还看不见，峡谷右边的峰巅却已照得明晃晃的。灰蒙蒙的和白漾漾的岩石，草绿色的青苔，露珠滚滚的野枣、山茱萸和叶榆，在黄澄澄的曙光中层次分明，异常清晰。但峡谷左边和浓雾迷蒙的谷地，却又潮湿又阴暗，而且色彩丰富，难以捉摸：有淡紫，有浅黑，有墨绿，也有乳白。就在我们前面，白雪皑皑的群山，浮雕似的耸立在蔚蓝的地平线上，山岭的投影和轮廓，古怪离奇，每一细节，又都十分雅致动人。蟋蟀、蜻蜓和其他成千上万种昆虫，在高高的草丛里苏醒过来，它们一刻不停的清脆叫声，充塞四野，仿佛有无数微小的铃铛在我们的耳朵里鸣响。空气中充满流水、青草和雾霭的味儿——这是一个可爱的夏天的清晨。大尉打着火，抽起烟斗来；他那“家乡土烟”和火绒^①的味道，我觉得特别好闻。

我们离开大道走近路，想快点赶上步兵。大尉显得比平时更加心事重重，嘴里一直衔着他那只达格斯坦烟斗，每走一步用脚跟碰碰胯下的马。这马左右摇晃，在又湿又高的草上留下一行依稀可辨的暗绿色脚印。在马的脚下忽然发出一阵啼声和扑翼声（这种声音会叫一个猎人听了心跳不止），一只野鸡窜出来，慢悠悠地向上空飞去。大尉却不去理它。

当我们快追上大队的时候，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就有一个穿军官制服、戴白羊皮高帽的英俊青年飞驰而过。他经过我们身边，微微一笑，向大尉点点头，挥了挥鞭子……我只来得及看见他拉着缰绳坐在马上的洒脱姿势，还有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睛、清秀的鼻子和刚刚长出来的小胡子。我特别喜欢的是，当他发觉我

^① 用来点烟斗的一种火绳。

们在欣赏他时，就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单凭这微笑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他还十分年轻。

“他这是往哪儿跑啊？”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咕噜道，并没取下嘴里的烟斗。

“这是谁？”我问他。

“阿拉宁准尉，我连里的副官……上个月刚从中等武备学校派来的。”

“他这是头一次上阵吧？”我说。

“是啊，所以这样兴奋！”大尉一边回答，一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真年轻！”

“怎么能不高兴呢？我明白，对一个年轻军官来说，头一次上阵总是挺有趣的。”

大尉沉默了有两分钟的样子。

“我说嘛：真年轻！”他声音低沉地继续说，“还什么也没见到，有什么可高兴的！多经历几次，就不会这样高兴了。假定说，我们这儿现在有二十个军官，到头来总会有人牺牲或者负伤的。这是一定的。今天轮到我，明天轮到他，后天又轮到另外一个。这样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三

明晃晃的太阳从山后升起，照亮我们所走的山谷，波浪似的浓雾就消散了，天也热了。兵士们扛着枪，背着口袋，循着灰沙飞扬的大路前进；队伍里偶尔传出乌克兰话和笑声。几个穿直领白军服的老兵（大部分是军士），嘴里含着烟斗，在大路旁边一面走，一面庄重地谈着话。三匹马拉的大车，都装得沉甸甸的，慢吞吞地前